那些年的学农记忆

□陈建兴

学生时代一些有趣的事情，突然想起来，就像阔别已久的老朋友一样，在我的记忆中清晰地浮现。初夏，脚蹬解放鞋，背着打包的被褥，斜挎军用书包和水壶，告别喧闹的大都市，踏入恬静幽闲的乡间小路，悦耳的鸡鸣，潺潺的流水，无名的花香，我沉浸在自然的怀抱中。

我们住在七宝生产队的仓库里，地上铺了厚厚一层金黄色的稻草，摊上自带的席子和旧毯子、被褥……我们吃着自己煮的饭，炒的菜，那种兴奋远远超越别人的给予。

学农的第一天，我们头戴草帽，一个个成了田间的小农民，用那把比自己还高出一截的钉耙去勾住那一簇簇枯烂的杂草，拉断草根，将其聚拢到一起扎成捆。

男同学没干多少活便胃口大开，饥肠辘辘，不少人从裤袋中摸出咸饼干、云片糕、鸡仔饼嚼了起来。傍晚收工，同学们疲劳不堪，倒头便睡，饭也顾不上吃。晚上熄灯后，却在帐子里吃着零食，用手电筒四处乱照。

尖锐的哨子声将我从睡梦中吹醒，新的一天从挑粪开始了。

在家用两只铅桶挑过水，到了农村自以为挑担不成问题，可当挑上两只粪桶却是另外一回事了。

来到粪坑边，臭气熏人，苍蝇乱飞，掏粪的同学干了没多久，扔了勺子不掏了，他宁愿去挑粪，看着扔在地上的勺子，我试着来掏粪，拿起长长的粪勺，一勺一勺从粪坑舀起大粪装到挑担同学的粪桶里，地上湿漉漉的，我格外小心，怕摔进粪坑。

挑累的同学又从我手中夺走了粪勺，我只好挑起了粪桶，

弓身把扁担压在了肩上，欲起身可站立不稳，几经努力才小心翼翼地上路了，走在窄窄的乡间小路上，挑着的粪桶不时碰到路面，泼洒的粪水打湿了我的裤腿，我喘着粗气，欲过一条沟渠，“通”的一声，粪桶碰到了陡坡，溅了一脸的粪水，我放下担子，气急败坏地冲向小河边。

洗了脸，我将桶绳在扁担上绕了一圈又上路了。从没挑过这么重的担子的我走在路上跌跌撞撞的，挑着的粪水又晃进我的鞋子里，袜子全湿了，腻心啊，我赶紧脱了鞋袜，赤脚挑粪……那一幕至今回想起来都起鸡皮疙瘩。

下雨时，我们不出工，班主任让我们在仓库里读报，大家坐在小凳上围成圈，你一段，我一段地轮流读着不知是哪一天的报纸，有时念错了字，笑得有同学从凳子上翻落下来。记得当时小俞在读到“美军开小差的越来越多”时，把“开小差”读成了“开小麦”，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此后我们便给小俞起了个外号叫“开小麦”。四十年后，同学们聚会时，说起那天雨后仓库里读报的经历，感慨万千。

读报散后，有同学建议打“大怪路子”，几个男同学分别把墙角的草垫子拉出来，风声传到了隔壁的女寝室，一把油布伞下，挤着三五个女同学上门要与我们打五副牌的“争上游”。这些女生在学校基本不与男同学说话，到了农村却主动找上门来了。大家盘腿而坐，兴趣甚浓地“厮杀”起来，输的人，不管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都要在耳朵上夹上一个衣服夹子，有人夹多了，耳朵由红变紫，越来越大，笑得整个仓库

闹成一片。

赤日炎炎似火烧。上午，生产队长带着班里女生在田里，采摘蔬果，队里会计在田头称重过磅，男生们抢着要去七宝镇送菜，班主任挑选了四个人高马大的男生，我亦在其中。送菜的路上有番茄、黄瓜吃，还可以去古镇上逛，去的男生面露喜色。

中午，我们四个十五岁的孩子，推着一辆三四百斤重的拖车，上面装着八九只铁箩筐的蔬菜。我与另外一个同学推车，还有两个同学趴在车上，脚翘得高高的。蔬菜车实在太重了，我们推一段路便要坐在公路边休息一会，车上的黄瓜、番茄成了我们的零食，一路送，一路吃，怪不得男生们趋之若鹜呢？送掉蔬菜，我们去镇上逛了会，买了几包零食，又推着空车去七宝酒厂装满一车热烘烘的酒糟拉回生产队作猪饲料，刺鼻的酒糟味，使坐在车上的人实在受不了，只好跳下来，跟在拖车后一路走回了生产队，此时，已近黄昏。

下午，干完农活，我们几个来到河边，一只拴在木桩上的水泥船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几个人“嗖、嗖”地跳上了水泥船，我解开了船上的缆绳，拿起横在船上的竹篙，用力一撑，船渐渐离岸，有同学看到船头有只摇橹，便推下河里“嘎吱，嘎吱”摇了起来，却一直脱位，只得将摇橹收回船。我贴着船舷撑篙，使船前行不偏。河泥很稠，竹篙插进去被粘住了，我用力一拔，篙未出来，人却失去重心，一个趔趄跌进了河里，船上的同学却一片欢呼，幸好河不深，我在大家的笑声中爬上了船。

添衣

□詹超音

到了霜降，人们已彻底忘了炎炎夏日。妻子在我的衣柜里撤走了最后一件夏衣，向冬过渡。

柿子红了，以前大人不让多吃，说是性寒伤胃，还容易胆痛。我其实也并不爱吃，可今年变了，经不住柿子的诱惑，特别想吃。想吃就是需要。连着吃了一周，买了三次。岁数大了，会得“咬食病”，咬住某食物不放松。

三十多位同学前两天聚会，纪念去东北插队五十周年，五颜六色，没有一个撞衫。我找人做了本相册，分送各位，为了对比，将记忆分成三段：当我们十六岁的时候（其实我插队时才十五岁）；岁寒总相聚；静候花归来。也许有人会从大家的衣着来区分这人生的三阶段。下乡没多

久，大家的衣服全穿烂了，自己补，补不来的，就用伤筋膏药糊。哪个不是？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返城后，大家陆续找到工作，成了家，多次聚会时都整整齐齐。到了老年，男同学哪回都穿戴闪亮，女同学更是如花似锦。现在，不缺的就是衣装。人们再也不用担心秋凉冬寒，谁没个数十件衣服挑着穿？

前不久看了曾明了的《秀女》，秀女至十六岁没穿过新衣，挡不了羞，出嫁提了三个条件，其中一条：得有衣穿。

现在只有两种人再冻也不肯穿衣：皮肤白，爱美的；还有，在身上画上画的，因为要让别人看到，至于目的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

那时我是升旗手

□吴毓

每每忆起去北京旅行，我没有起个大早赶到天安门广场观赏那庄严而神圣的升旗仪式，心中无比遗憾。记得中学时期，我是学校升旗手。那时我的个子长得很高，和我长得一般高的雅萍与我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她是班长，我是宣传委员，我俩被推选为学校升旗手。

每天早晨我们在全校师生的注目下，我伫立旗杆前，手中鲜红的五星红旗沿着旗杆缓缓上升，我抬头默默注视着冉冉上扬的鲜艳旗帜，五颗星星闪耀着金黄的光芒，它们是先辈们用鲜血染红的，我的心凝重而庄严起来……

作为一名升旗手，我的课余就多了份责任感和自豪感。每天清晨，我和雅萍轮换一天隔一天七点一刻之前就赶到学校去老师办公室拿出红旗，把它绑到旗杆上，为升旗做好预备工作。下午放学后，我要去把旗杆上的红旗收回来，卷起来收拢放回办公室。有时碰到下雨，也要及时收回旗帜，如我们恰好上课时，老师就会帮我们放下收拾好旗帜。

每天早晨课前操场上，在全体师生众目睽睽下升旗，我总想把自己打扮收拾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期冀每天有个新我，亮丽的我展现在师生面前，那渐渐萌发的少女爱美之心，让我不甘心那时一成不变单调的蓝裤子白衬衣，可当时家境是有姐下有弟，不可能有常穿新衣奢望，得慢慢拾掇姐姐的陈衣，而乖巧精灵的我，长得已和母亲一般高，就总觊觎着母亲穿着的那些挺刮的“的确良”衣衫，的确良是当时七十年代非常考究精良的

料子，母亲有一件淡雪青的确良短袖衬衣，清新雅致，很漂亮，我就缠着母亲要穿著它，母亲经不住我的花言巧语加糖果炮弹，让我试穿后就归我所有了。

那天我穿上雪青色短袖在大橱镜前一站，亭亭玉立，清秀美丽，为了添彩，那时还没有粉底BB霜，我就用爽身粉把脸蛋涂抹得又白又嫩，迈入学校，拿上旗帜，感觉自己脚步也轻盈起来，真是“云想衣裳花想容”少女的一颗天然爱美之心昭然如揭。

突然有一天升旗乐曲改换了，由原来悠扬抒情的《东方红》改换成《义勇军进行曲》这首国歌，乐曲激情澎湃，高亢有力，乐感铿锵，节奏感强烈，升旗仪式也立刻变短暂迅速和爽落，升旗节奏的变换也让我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振，让我也越来越爱上升旗。

中学毕业时，我们参加军训，结业时有个考核项目匍匐穿越三十米铁丝网，我和雅萍此时已是大姑娘，颇引人注目，我们感觉伏地爬行有点不雅，在雅萍怂恿下，我俩坚决拒绝爬行铁丝网，僵持好久，我俩最终还是没爬行过铁丝网。这可惹恼了带队连长，在总结大会上，他把我和雅萍狠狠批评了一顿，他说：作为两名升旗手，公然违反纪律太不像话……是啊，升旗不仅是一项光荣任务，还是我们的荣誉标签，形象标签，我们应该为大家树立好的榜样。

时光飞逝，半个多世纪弹指一挥间，恍然如梦，但那时手把红旗的升旗景象犹如水中浮萍总会在我的脑际时浮时现，让我感动又感慨……

小镇那颗驿动的心

□石路

长江大街

曾做过一个梦，繁华起始的梦
在靠北的江面上，一条白色缎带
晃动着街头人车喧嚣的影子
两旁梧桐捎去浪漫，眼神里
透着一切变幻，没有吱声
路上少了泥泞，留下的绵绵絮语
当作颜料，涂抹着农场的前景

这是一条奔驰乡间的宽带
树荫已悄悄地挽手相连
踩着足以温暖心灵脚步
去触摸一切能称之为心墙的地方
摘一枚绿叶，吹一曲诗意的田埂
回荡在熙熙攘攘的春天里
演变成难以忘怀的绿色记忆

东平公园

河畔永远撒开第一个晨音
太阳初升是悄然的陪伴
红光打在河面闪着亮眼的鳞片
杨柳也是轻摇显出妩媚的样子

心里喃喃自言，我在这里

总有一群难猜年龄的男人女人
心头煮着阳光，眼眸有柳的情影
不是鸟儿一路飞来归巢
也不是相约的情人在此私会
每天时间，似调拨好的钟点
去这片向阳而开的园地为生命舞动
倚靠在身旁的这棵青松

北沿梅廊

走进小镇路口，已见梅林矗立
廊道上，一些人在揪着冬的影子
淹没在红的、白的、粉的花蕊中
欣赏、陶醉而不能自拔
寻找已是多余

梅香馨香，美化自然
一条蜿蜒的乡路，因梅而生动
一座等闲的乡镇，有梅而不俗
无意去争春，只把意会传
雪许久未见，眼前却飘来一段香